

洛 阳 乱

LUOYANGLUAN

林颂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林颂◎著
LUOYANGLUAN
洛阳乱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林 颂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洛阳乱/林颂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0.1
ISBN 978-7-5470-0428-9

I .洛… II .林… III .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3075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187千字

印 张: 8.5

出版时间: 2010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周莉莉

特约编辑: 赵海萍

装帧设计: 陈微微

ISBN 978-7-5470-0428-9

定 价: 21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当时来到这个世上的，多数都已不在。

其实仅仅过去十三年，山门两侧落地的松针也还没有一尺厚。这实在是极短的一个时间，对于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人死去，师兄是这样解释的。

师兄说，山下正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争，起因不详，结果未知。参战的叛军多达百余支，他们彼此之间竞争激烈，而且整体实力水平比往届战争的参战队伍要高出许多。举个例子，就说争夺华阴县这一个比赛项目，就有十二支队伍报名参战，最后愣是角逐了半年多，拼到最后只剩一支队伍十几个人，才把县城拿下。

这还是一个冷门的，碰到那种热门的，比如攻占长安，所有队伍不管几斤几两都想去试一试。毕竟长安也就那么大一块地，让他们都赶过去不得围个上百圈，这样得打到何年何月。于是大家自觉分为六个战区，先进行第一轮预选赛，再进行第二轮预选赛，最后决出的前四名获得出线权，可以去打全国总决战。每支队伍的实力都很相似，死伤者因此极多，最后挨到长安参战的几乎就是各路反王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。当然，也有是带着老子的。最终是一个孙姓的反王因为儿子特别多把长安拿下了。当时孙反王站在城头上心潮澎湃，发

表豪言壮语说：这样的战争以后每年都要进行，只有这样才能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实力。

孙反王的一个儿子提出异议：父王，一年一度行不通，只预选赛就要打两年的。

孙反王问：那多久合适？

儿子说：四年。

孙反王说：行。

儿子高举手上的酒杯，说：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，干杯。

孙反王说：好，干杯，以后这四年一次的战争就叫“世界杯”。

师兄说，世界杯期间，百姓们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四年一度的浩劫就此在中华大地上持续着，也不知何时是个头。另外，除去世界杯还有其他许多限于地方范围内的联战，参战队伍你打我，我打你，然后你再打我，百姓们的生活苦不堪言。师兄总是想，这世界需要一个英雄，来平定所有的叛乱。

我曾问师兄，我会不会是那个英雄？结果当时我就被树上蹿来的一只猴子咬了，师兄于是摇摇头，说：显然你不是。师兄正准备指明是自己，树上随即蹿来一只松鼠，师兄惨遭其咬，于是我也摇摇头说：显然你也不是。然后我们一起看树，纳闷今天这树上怎么来了这么多的动物。

松阳山的山阴处有一座迷你的道观，依山傍水，没有名号，师兄是这里的观主。自打我记事起，观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曾经问过师兄我们的师父是谁。他说：这里没有师父，我们没有师父的，这

道观是我家三间大瓦房改建的，年龄还没我一半大，哪来什么师父。

我不解道：既然如此，我怎么会多出一个师兄你？

师兄说：你是我爹捡的。我爹捡到你，第二天就死了。当时我觉得既然你是这样来的，就应该和我辈分是一样的，而且我做你师父，我也没什么能教给你的。

我说：你爹是在什么地方捡的我，我想去看看。我想，像我这样的人物，必定是被捡于一个极特别有寓意不平凡的地方。我仿佛已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矗立于冰雪覆盖的某山脉最高峰，太阳的万丈光芒刷洗整个画面。

不料师兄一指门口说：那里。

我有些沮丧，接着问：当时捡回来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？

师兄说：好像是有一块玉佩还是什么的，我爹就是到镇上当玉佩时死的。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死的，我也不清楚。

我问：那么，玉佩呢？

师兄说：当掉了啊。

我说：师兄，我想看看那玉佩，我想知道自己的身世。

这时候，师兄遥望即将没入群山之中的落日，哀声说：我一直跟着我爹，他都没有给我起过名字。而且，除了一个去世的爹，我也什么都没有。

我安慰道：师兄，不是还有我么，我不也没名字么。

师兄说：你有。

说着，他掏出一张布条，只见上面写着“二蛋”两字。我顿时大失所望，不料翘首企盼十三年的名字却是如此，心想老天丢我到这

样的师兄身边也就算了，竟还要再一次这样来戏耍我，我不禁心头一酸，流下泪来。

师兄接着说：这是我爹死时攥在手里的，他看着布条一直想说话却说不出。我估计他是想说这就是你的名字。你一直期望自己身世不凡，可这名字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。我担心刺伤你年幼的自尊，所以一直没说。

这是我十三岁的时候与师兄的一段谈话，之所以被提到开头写出来，是因为对故事的发展影响深远。这之后，我时常做梦，内容无非是世间的人与物，以及因人而生的各种或奇怪或平常的事情，像是老天要我在重山中就看清人类的世界。也不知是他对我的照顾还是惩罚，我想我本来是无忧无虑的，可自从认识了人世后，烦恼便与日俱增。我一直不能理解，在师兄仍为类似今天没能吃到野鸡这样的小事发愁的时候，我为何就开始忧国忧民了？

师兄开导我说，看清楚这世界，那些只是你的梦。

这以后的事情，真就像梦。

师兄时常提起他的父亲，据其回忆，父亲是某个王爷的头号军师，并且拥有一身绝世的武艺，江湖上还有名号来着，据说曾经力擒过某某山的四十个大盗。至于日后为何要隐居松阳山，父亲给师兄的说法是，等你名气大到一定程度，就会明白的。关于母亲以及其他，父亲死活不愿提起，这应该是一段悲惨的往事，悲惨到师兄每问一次都要挨打，仿佛是父亲让师兄亲身体会那些往事的惨。后来师兄老实许多，每日看着父亲眺望远方长吁短叹，硬是不敢多问一句。

我到来的第一天，根据师兄的回忆，父亲脸上终于看到了久违的微笑。他甚至一高兴，还讲出了一段旧事。说是某王爷要叛乱，之前父亲已经被该王爷怂恿着拜了把子，都是兄弟了，知道这王爷心术不正也晚了，而且不帮着他假如兵败是要跟着灭九族的。父亲于是抛下妻儿，跟着王爷四处乱战，走南闯北，烧杀抢劫，最终王爷还是战败了，至于原因，父亲不讲。其后父亲试图救回王爷的一两个儿女，毕竟也算自己的干侄子嘛，可惜同样失败。父亲十分懊恼，觉得这都对不起自己那带有仁义两字的江湖名号。悲愤之余，父亲决定出家，无奈少林一高僧曾欲普度叛军时被父亲一不小心超度，于是结下梁子，少林是不能去了。而武当是入派收的费用太高，其他佛教道教的寺院道观父亲是不愿去的。思过来想过去，他回到老家，自己创业，白手起家。

父亲还讲了他和名妓白冰花的故事，至于这个名妓是否是母亲，师兄也无从查证。父亲和白冰花的相遇过程，大家可以参考著名的《西厢记》，这里就不过多描述了。重点要提的是，这个版本里父亲是一类似红娘的角色，即上述王爷的随从，而白冰花是爱慕该王爷同时被该王爷爱慕的无数名妓中的一个。在偶然的时间里，父亲帮他们搭桥牵线时，爱上了白冰花，但白冰花却没有爱上他，甚至父亲都跟着王爷去过多少趟妓院了，她都依然以为他是店里新来的一龟公。伤心之余，父亲试图作出一些努力，希望得到白冰花的感情。终于到某日，白冰花得知王爷将要造反，对他的爱立即深得刻骨铭心无以复加，父亲自知没戏，便不再妄想。

可是后来，白冰花却突然爱上了父亲，个中原因父亲没有讲

述，只是留下两句对白来。分别是，白冰花说：你要好好照顾他。

父亲说：我会的。

父亲说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。

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大概有两三年的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渴望下山，这种感觉源自于观里的盐巴吃完，师兄开始用溪滩石头上刮来的粉末替代以后。到后来，观里的大米所剩无几，师兄全部拿去种到了地里，我们可以吃的东西终于只剩用石头末子炒的野菜，下山的念着于是空前强大，甚至连师兄都动摇了几回。

但是每一次将师兄怂恿得心神荡漾时，他总是于木将成舟之际重新坚定了信念。我一直不能理解，《道德经》都背不到三十个字的师兄，为何可以有如此的信念。思来想去，我只能相信，在师兄仅会的这些个句子里，他刚好背到了“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”这一句。

我想，师兄恐怕已经自胜了。

不料，三天以后师兄就和我下了山。原因是师兄最爱吃的野芥菜终于再也挖不到了。师兄下山前愤然道：妈的，没有芥菜的日子我一天都不能过。然后我们就奔赴山下。

这事发生在我将满十八岁的时候，在即将消逝的未成年的岁月里，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事情。重要到假如不记录下来，就会忘记掉。直到许多年后，翻阅此书，回忆往事，众多与我生命有关的事件都让我觉得此事实在微不足道。只是没有了它，后来就一定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出现。

我们走到山脚的时候，面前出现了两条路，一条河。这河绕出一个美丽的弯，延伸到远方。遗憾的是，它将其中的一条路拦腰截断，而且路与河的交点上并没有一座桥出现。于是我们只能选择旁边向南的路走下去，这条路宽不过两米，却延绵不绝，不见尽头。就像我们的人生，看不到前方都是些什么。

我们朝河流动的方向望去，发现这河也似那路，延绵不绝，不见尽头。唯有被其截断的路比较短，这条路不过两三里，然后就在一群山的脚下戛然而止。我们欣慰，终于看到一些东西与我们的人生不太相仿了。不想将头抬得再高些才看清，这路末端的群山居然也似之前所述那河那路，延绵不绝，不见尽头。

我和师兄在山脚，忽然就有些迷惘。

当我们真正离开时，才感觉依然迷恋着松阳山，迷恋着属于我们的道观。毕竟，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唯一房产，而且面积不小，环境优美，站在山脚仰望，仿佛一处度假山庄。师兄回望道观的方向，那里被绿树遮蔽，早已不可见。这时候风萧萧兮溪水寒，师兄想起我们极有可能一去不复返，当然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可能发达了就不愿回这小地方了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这里还是有着无限回忆，师兄鼻子一抽于是流下泪来。

我安慰师兄说：这地方如此偏僻，师兄，不用留恋的。

师兄说：不要这样想，再怎么也是一块地，总有升值的空间。

然后我们昂首阔步，踏上了离开的道路。

由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我们行进得比较缓慢，落日的余晖刚

刚明灭时，我们回头看，那岔路口居然还清晰可见，甚至连路口的野蒿都历历在目。师兄使劲揉了揉眼睛，盯着路口一直看到月亮挂上树梢，仿佛是在思索着什么伟大的理想，或崇高的道义。最后，他说出一句话，我们大概走出去了三百米。

我险些崩溃，然后撑住了，我说：师兄，我们有点慢了。

师兄说：是啊，照这个速度，我们是不可能找到有人的地方。

我说：不会的，只要一直走，还是有希望的。

师兄说：没戏的。你看，干粮都没了。

这句话对我的打击相当大，霎时，我觉得自己是再也摆脱不了身后这山了。十八年来，这个世界我一无所知，除了书本上学到的一些，其他的我都不了解。假如就这样终老此山，想我岂不是活得连师兄都不如。师兄在十岁的时候还下过一次山，到过一处人口密集的小镇，尝过两串冰糖葫芦，看过三个漂亮姑娘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他都对此津津乐道，直到其尝试第二次下山，撞到一个半死的人，那人告诉他，镇上的人都死光了，快回去吧。至于他们是怎么死的，那人没有说出来就死了。

在当时，师兄误以为那小镇就是整个世界，于是从此不再下山。同时不幸的是，在我成年以前，师兄一直把他的观点强加于我。直到这次粮食危机，我们迫不得已，师兄动摇了思想，才开始落实第二次下山。

下山就这样夭折了，我有些不甘心。师兄这时候已经准备回去了，而且动作迅速，丝毫不似下山时那般缓慢。按他的说法是，此时月色尚早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
我决定劝一下试试，于是我说：我们再往前走个几百米看看，说不定马上就有人烟了。

师兄说：不可能的，没有人，哪来烟。

这时候，我决定编一个谎话，虽然我生平编了无数的谎话，但是这一个，我认为是最关键的。思索片刻，我编道：师兄，其实前天我在山涧遇到了一个姑娘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

师兄说：不可能，如果单单是遇到一个姑娘，你昨天就说了。

我接着编：其实那姑娘非常漂亮，闭月羞花。

师兄说：要是这样，你今天一早就说了。

我继续编：其实是这样的，姑娘她给了我一块腊肉，我自己吃了。当时我是想留下来咱们一块吃的，可是姑娘说腊肉他们村里多的是，想吃了随时去拿。所以我就……

话音未落，师兄已经跑到我身前五十米处，然后转身吼道：愣什么，走啊。

走了一阵子，眼看天越来越黑，夜色将没了。我心里渐渐有些忐忑，心想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没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不要紧，关键是如果找不到一个有腊肉的村子，师兄非要疯掉不可。

突然，师兄扔下包裹，手舞足蹈，眼泪横飞。我想，看来是真疯了。当我走到师兄的背后，准备安慰他的时候，师兄霎时安静下来，我们的目光在一瞬间化作平行线。我们看到，前方的路边上，一缕炊烟在夜空中若隐若现。

须臾，我们来到炊烟升起的地方，一间草房子前。师兄走过去

准备敲门，突然看到这房门坏掉了，丢在一旁。一时间无门可敲，师兄显得手足无措。半天师兄反应过来，朝屋里喊了一声，有人没。又是半天，没有人回应。师兄于是将一只脚踏入屋内，回过头来对我说：进来吧，屋里没人。

我说：你再仔细看看，没人那烟是哪来的。

师兄马上将脚撤了出来，应声说：是啊，要是有人住，我们不能乱闯的。

我说：可是这样也不是办法，我们是进还是不进啊？

师兄说：来，你进。

我问：为什么？

师兄说：我是师兄，你得听我的。

我思索片刻，感觉师兄这话似乎是错的，可是完全没有错的理由。同时我想到，倘若再不找到腊肉或者姑娘，以师兄的性格，他随时会终止我们故事的发展。在我还没有眺望未来的时候，就以这样一个短篇小说结束自己的一生，实在是会给将来要与我相遇的人带来不少遗憾。而且最遗憾的是，我恐怕永远都不知道这会是什么遗憾。

屋子里空无一物，月光在茅草的屋顶挤出一道道缝隙，洒落下来。师兄不相信这居然是一间空屋，四处搜索了一番，发现除了我们的影子，这鬼地方真是空得连个鬼都没有。这个结果让我们更加疑惑，因为炊烟的起因还没有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事物上。师兄提醒我，我们是神鬼论的传播者，而且我们所信仰的世界里，神基本都是不捉鬼的，鬼基本都是要捉人的。立刻，我感觉头皮发麻，手脚冰凉，而此时，阴风早已四起。

师兄也有些害怕。突然，师兄大喊一声快跑，拉着我跳到了屋外。

我问：师兄，怎么回事？

师兄说：我感觉刚才屋里有动静。

我说：这屋子确实有些古怪。师兄你注意没，那烟还在屋顶盘旋，可屋内我们都看过了，哪有什么东西燃烧。

师兄说：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到了。我护身符都没带一张，我们赶紧走吧。

我说：师兄，我始终觉得屋里有人，即使没人，也应该有鬼。我们再仔细找找。

师兄此时在这个炎夏的夜晚，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加之月亮躲到一棵枯树背后，将地上斑驳的树影烘托得无比狰狞。夜风路过，吹动野草树枝发出恐怖的交响。此情此景使师兄心惊胆战，他死活不肯再进屋里，我们只好抛弃了这草屋，继续向前赶路。

再走大概一里地，依旧荒无人烟，师兄已经怀疑我描述的那个有腊肉和姑娘的村子是否真实存在。这时我也开始怀疑，我怀疑的是以师兄的智商，本不该这么早就产生怀疑的。突然，天空电闪雷鸣，乌云密布，月光全无，整个世界的能见度一瞬间降为零。一刻钟后，狂风漫延，满眼一人高的野草被风压迫全部矮到了我们的膝盖以下。

师兄大吼一声：要下雨了。

我说：我们回去茅草屋里躲雨吧。

师兄此时表现得举棋不定，一筹莫展。直到一颗响雷在我们面

前炸开，眼看就要炸第二颗，师兄终于拿定主意，掉头说：回去。

我们回去以后，才发现做了多么错误的一个决定，并且悔恨不已，一直到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出现才停止。茅屋的顶棚已经让狂风掀到了不知何处，丝豪不再具备避雨的功能。剩下的四壁也支离破碎，满目疮痍。一阵风过，墙壁动摇了一番，终于还是坚持住了。一阵狂风过，墙壁动荡了一番，最终无能为力，消失了三面。

我们看着仅存的一面墙体，感叹生命再顽强，到头来还不是落得一个草屋这般的下场，末了能守住一面墙，已经可歌可泣了。这时，一阵飓风过，最后的一面墙体也消失了。我们重新总结了观点，马上又感叹，再顽强的精神，还不是被脆弱的身体所拖累。

现在地上就剩原本堆在屋后的一垛茅草，而此时狂风和闪电都秉持不绝人路的理念退去了，只剩几声雷鸣并不能构成任何威胁。师兄大喜若狂，一头扎进草垛里自言自语，好歹有点东西避雨，这风吹的，就算之前有人有鬼早都跑没了。啊，不对。他话说一半突然跳了出来，望着身后的我说：师弟，你刚才是不是先我一步，进了草垛里。

我说：师兄，我哪有你快啊，我还没来得及。

师兄马上变了脸色，慎重道：不好，这草垛里有鬼。

我问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
师兄说：我碰到一个软软的东西，还有温度，质感不错，有点像肉体。

我不屑道：师兄，刚才那么短的时间里，你不可能感觉到这么多，说明是你产生了幻觉。没事的，我们进去就是。

师兄说：可是好真实啊。

我说：看来是一个逼真的幻觉。我们进去吧。

师兄半信半疑，钻了进去，马上又弹了出来，说：不是幻觉，是真的，有鬼，而且是女的，我都摸到一些特征部位了。

我说：这么说，好像确实不是幻觉。

师兄得意道：本来就不是，不信你进去摸。

我说：那我试试看。

师兄说：别，算了吧，万一被鬼上身怎么办。

我说：不怕，我们是道士，跟鬼的关系就相当于捕快和贼，你见过贼打捕快么。

师兄像是吃了定心丸，说：在我国的确没有，走，进去。

我说：可是真要落实起来，还是有些害怕。这鬼万一国外来的怎么办。

师兄说：那就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
我说：可是，我还是觉得应该去看看，我感觉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们。而且是一件关系到我们未来的事，假如就此错过，可能会悔恨终生。

师兄不信，说：你说得这么严重，你进去啊。

从小我就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做危险的事必须拉上师兄。于是我坚持以往的风格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道：师兄，我都说了，这是关系到我们未来的事。假使我自己就给做了，留你一个人悔恨，你觉得我能这么干吗？

师兄稀里糊涂的，开始有些感动。趁热打铁，我接着说：我宁可这事给你一个人来做，留我独自悔恨。师兄，趁我还没有反悔，你快点啊。

师兄已经眼泪哗哗地流了，他说：啥都不说，来吧，兄弟。咱们俩一块把茅草翻开，这样咱们都不后悔。

我们抱起茅草，同时惊呆了。一个美丽的姑娘躺在我们面前的草垛中央，表情祥和，不知死活。其实我对姑娘是否漂亮，还没有完整的标准尺度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发育成熟的女性。我六岁的时候，曾经在溪边遇到过一个叫小草的姑娘，小草姑娘大了我五岁，比较早熟，性格开朗，这是我们不到半个时辰的相处时间里，我对她的基本印象。小草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姑娘，于是也就成为我衡量其他姑娘的唯一尺度。此外，在还没有遇到这个姑娘之前，我曾经难以停止对小草的想念。甚至给师兄编造那个腊肉与姑娘的故事时，脑子里都一直想的是小草。我对她的想念究竟有多深，师兄可以告诉大家。一日早起，师兄问我，你昨晚怎么一直说脏话？

我说：不可能吧，我从来不说脏话的。

师兄说：我明明听到了，你一直骂着操，操。至少都有上百遍。

当时我感叹，一定是太想念小草了。

师兄首先回过神来，问我：这是不是你在山涧遇到的那姑娘？

我说：不是，那姑娘比她漂亮。

师兄说：现在怎么办，这姑娘一定是死了。我们得赶快走，不